

# 爸爸的演讲戳穿了我的谎言,但我还是为他骄傲



奥巴马  
回忆录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热点关注

## 爸爸从肯尼亚来看我

栖息在美国消费文化那温柔宽大的怀抱里,我感到很安全,仿佛进入了一段长长的冬眠期。如果不是有一天图在信箱里发现了那封电报,真不知道我会在那儿躲多久。

“你爸爸要来看你了。”她说,“下个月。你妈妈到这儿的两周之后。他们两个都会在这里过新年。”她小心翼翼地叠起那张纸,把它塞入厨房的一个抽屉里。她和外祖父都沉默了,那种沉默就像我想象中的当人们听到医生说,他们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但还能治愈的疾病时的反应。有好一会儿,沉默充满了整个房间,我们都站着不动,想着事情。

“好了,”图最终说,“我想我们最好为他找一个住的地方。”

外祖父摘掉眼镜,揉揉眼睛。“将是一个难挨的圣诞节。”

那天,吃过了午饭后,我对一群男孩说我的父亲是个王子。

“我的祖父,嗯,他是个酋长。就像部落中的国王,你们知道吧……像那些印第安人一样。所以我的父亲是个王子。在我祖父死后他会继承一切成为国王。”

在我们把盘子里的东西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问道:“在那以后呢?我是说,你会回去,成为一个王子吗?”

“呃……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这可有点复杂,嗯,因为部落里有很多勇士。像奥巴马……意思是‘燃烧着的矛’,我们部落的人都想成为酋长,所以我父亲得在我能回去之前先解决这些争斗。”

随着那些话从我口中滔滔不绝地说出,我感觉到那些男孩对我的态度在改变,变得更好

奇、更亲近了。我们相互嬉闹着回教室的时候,我自己有一半真的开始相信这个故事了。

母亲告诉我,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间,她仍和他保持着联系,所以他知道有关我的一切事情。同她一样,我父亲也已经再婚了,现在我在肯尼亚已经有了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遭遇了可怕的车祸,这次旅行他也是为了在长期住院之后恢复一下身体。

终于,那个重大的日子还是来了,赫福迪小姐让我早点放学回家,并祝我好运。我像个犯人一样离开了学校。我的步伐沉重,伴随着迈向外祖父母的公寓的每一步,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走进电梯以后,我站着不动,没有摁按钮。电梯门关上了,接着又打开了,住在四楼的一个菲律宾老人走进了电梯。

“你外祖父说你爸爸今天要来看你,”那人欢快地说,“你肯定特别高兴。”

此时——在我站在门前,看着地平线,望着远处的一艘船,然后抬头斜望着天空,看着麻雀慢慢地消失在空中之后——实在想不出任何可以逃避的办法了,我摁响了门铃。图开门了。“他来了!进来,巴……来见见你爸爸。”在那里,在昏暗的门廊里,我见到了他,一个走路有些跛脚、又高又黑的人。他蹲了下来,抱着我,我双手低垂着。我母亲站在他身后,下巴又开始颤抖了。

“好啊,巴里,”我父亲说,“这么久之后再见到你真好,真的很好。”我耸耸肩。

## 大人们之间发生了奇怪的事

我突然察觉到家里的变化——充满了欢声笑语。外祖父

变得更精力旺盛,更有想法了,母亲更着装了,甚至是图也不再躲在房间里抽烟了,开始和他争论政治或者经济领域的问题,她青筋暴起的手由于情绪激昂而挥动着。他的出现似乎唤醒了早先的灵魂,让他们每个人都重塑了他们以往的角色;就仿佛金博士没有被枪杀,肯尼迪家族仍继续统治着这个国家,战争、暴动以及饥荒只是暂时的倒退,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什么能够让人恐惧的。

我为他这种特殊的能力而感到着迷,我第一次开始觉得我父亲是真实的、伸手可触及的,甚至也许是永恒的。即便如此,几个星期后,我感觉周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外祖父抱怨说,我父亲坐在他的椅子上。图一边洗餐盘一边咕哝着,她可不是谁的佣人。我母亲不发一言,吃晚饭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躲闪着外祖父母。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看一个动画特别节目——《圣诞节怪杰》——那导致低声嘶叫演变成了大声咆哮。

“巴里,你今晚已经看了够多的电视了,”我父亲说,“现在进房间学习去,让大人们说说话。”图站起来关掉了电视。“为什么你不自己房间里看这个节目呢,巴。”

“不,玛德琳,”我父亲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一直不停地在看电视,现在他该去学习了。”我母亲试着解释说,现在都快到圣诞节了,那动画是一个圣诞特别节目,我都盼了好几个星期了。“节目时间不会很长的。”

“安娜,这根本就是胡话。如果孩子完成了明天的作业,那么他可以去做后天的作业嘛。或者去做他的假期作业。”他转向我,“我告诉你,巴里,你学习得

还不够努力。在我发脾气前,赶紧进你的房间里去。”

## 老师邀请爸爸来学校做演讲

第二天,图让我下楼到我父亲住的公寓,看看他有没有要洗的衣服。我敲了敲门,我父亲赤裸着上身开了门。在屋里,我母亲正在烫他的一些衣服。她的头发束成了马尾辫,绑到了脑后,她的眼睛浮肿、暗淡,好像她刚刚哭过。我父亲叫我坐到床上,坐在他身边,但是我告诉他,图需要我帮忙,转达了图的话之后,我就离开了。回到楼上,我开始收拾我的房间,这时我母亲进来了。

“你不该对你爸爸这样冷淡。他非常爱你。他只是有时有点顽固。”

“知道了。”我低着头说。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一直跟随着我,看着我在房间里忙来忙去,最后,她缓缓地叹了口气,走向房门。

“我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让你感到困惑,”她说,“对我而言,也是一样的。记着我告诉过你的话,好吗?”她的手放在门把上,“要我把门关上吗?”

我点点头,但是不一会儿,她又把头探进房间。

“顺便说一下,我忘了告诉你了,赫福迪小姐已经邀请你父亲星期四去学校了。她邀请他给你们全班进行演讲。”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糟的事情了。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我都在试图抑制那挥之不去的想法:我的同学们听到土屋之类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所有的谎言都将大白于天下,随后就是痛苦的戏弄。每一次这么想的时候,我都会坐立不安,就像神经受到了刺激。

第二天父亲走进我们的教室时,我仍在盘算着要怎样澄清。赫福迪小姐热情地欢迎了他,我坐下的时候,听到几个孩子互相问着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的数学老师艾奇先生,一个魁梧而严肃的夏威夷人,带着三十个同样迷惑的学生从隔壁教室走进我们教室的时候,我更加绝望了。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节目,”赫福迪小姐开始说道,“这是巴里·奥巴马的父亲,他从非洲的肯尼亚过来,他将给我们讲讲那个国家的故事。”

我父亲站起来的时候,其他的孩子都在看着我,我僵硬地抬着头,大脑一片空白地看着他身后的黑板。在我回过神来之前,他已经讲了好一会儿了。

他靠在赫福迪小姐那厚重的橡木书桌上,描述地球上一条深深的峡谷,在那里,人类第一次出现。他讲了那些还奔跑在平原上的野生动物,那些仍然要求一个男孩去杀掉一头狮子来证明已经成年的部落。他讲了卢奥部落的习俗,长者怎样获得崇高的威严,怎样在一棵大树下制定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法规。他还讲了肯尼亚为了获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有多少人仅仅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而被奴役,就像他们曾在美国土地上遭受过的那样;但是肯尼亚人,就像我们所有在教室里的人一样,渴望自由,并且通过努力和牺牲来争取自由、发展自我。

他结束演讲的时候,赫福迪小姐显得骄傲自豪、神采奕奕。所有的同学都发自肺腑地鼓掌,一些学生鼓起勇气提问,在回答之前,我父亲似乎对每个问题都认真考虑了一下。

# 尚蒂要求我陪她去看海



吉良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情感天空

## 刘浪到底是什么人

“可是没有人规定流浪就不能谈恋爱吧。”他笑嘻嘻地把球拍和羽毛球收拾起来,塞回旅行袋中。“我要去附近的百货公司买点东西。”他拍拍我的肩,准备动身离开。

“刘浪,你到底是什么人……”在他骑上车要走之前,我下意识地问道。

“有两个答案,你要听哪个?”他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露出了我预想中终于被星探搭讪般的灿烂表情。“呃……就从第一个开始听好了。”

“我是银河系资讯统合思念派来的,目的是为了监视可能拥有能够随心所欲改变一切事物的能力的尚蒂。而你是唯一一个会对尚蒂产生不可预知能力的普通人类,所以接近你正是可以解开尚蒂所拥有的特殊能力之谜的关键。”

“喂!这是写科幻小说哪!”

“那么,第二个答案……我是拥有超能力的超能力机关派来的谍报人员,因为尚蒂可能拥有足以改变世界的能力,所以我的职责是要守护在她身边,防止她产生不良的负面情绪从而毁灭世界。”

“喂!这跟第一个答案没什么区别吧?”

“你很难伺候耶!”刘浪不耐烦地挠了挠后脑勺,背对着阳光而站,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笑容便隐藏在了阴影里,“那,我再额外奉送第三个答案好了——我是来自十年后的未来人。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得到了23世纪可以小范围修改时空格局的神奇机器,为了不让多年前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我失去了最珍贵的爱情,才穿越时空回到这个时代,希望能在不影响历史正常

发展进程的同时,尽可能地挽回我的爱情。”

“喂喂喂!你当你是穿越时空的少男吗?开玩笑也该有个限度了!”我后悔自己不该浪费时间跟他闲扯,这家伙根本就是一个只知道沉浸在ACG世界里的死宅男而已。

“所以说你唯伺候的毛病真的很难改掉。”他耸耸肩膀,把旅行袋斜背在肩上,打算骑车离开。

“刘浪,”我又叫住了他,“对你来说,什么是流浪呢?”这个问题写出来还好,但听起来实在很古怪。他似乎第一时间就明白我想问什么,笑容不改地冲我喊了一句话之后便不再回头地扬长而去。这句话与其说是他的答案,倒不如说是一个崭新希望的开始:“流浪就是为了寻找一个人生的目的地。”

## 裴哲的八卦

打完球后,我便打算回家冲个澡。爬到五楼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嘈杂声。我本想立刻躲开,可在经过楼梯门准备继续向上爬的时候,看到了三个中年妇女几乎是并肩站在一起,脸齐齐地都对着裴哲家的方向。

“听说这家的男人,是做那个的。”头上夹着烫头发的卷子的一个女人率先开口,音量不算小,似乎完全没有怕别人听到的担忧。

“那个是哪个啊?”套着灰色袖套的女人搭腔了,表情看起来分明就是心里有数还非得装成清纯无知的样子。

“就是靠女人吃软饭的小白脸!”剩余的妇女生怕自己被遗忘,忙不迭地接上话茬,她一说话,下巴就清晰地晃动着三层肉。

“嘘!小声点!”灰色袖套装模作样地把手指比在嘴前,分明她的声音是最响的。

“切,敢做还怕别人说?!”

烫发卷子双手抱胸,一脸不屑的神态。

“待会我得嘱咐我家那个臭小子,以后放学回来戴着全套按电梯,别把病菌都带回家了,小孩子身体免疫力弱得很。”下巴三层肉的口吻满是恶毒。

“不是说他老娘都从乡下赶来投奔他了么?”用那种脏钱挥霍,这母子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昨儿个买菜的时候还遇到那位老太太了,跟卖鱼的贩子眉来眼去,都那么大岁数了,也不害臊,真有什么儿子就有什么老子。”

我听不下去了,虽然我对裴哲的工作同样抱有疑问,然而任这三个女人乱说下去,只怕整栋楼的住户都会误解裴哲。

刚要走过去提醒她们别那么肆无忌惮地在别人家门口说是非,裴哲家的门打开了。走出来的人瘦小而苍老,是裴妈妈。裴妈妈一走到门口的走廊里,就赶紧将门反带上,像是生怕里面会听到外面的对话一样。“我儿子正在睡觉,可不可以请大姐们说话小声点?”老太太没怎么见过世面,对于城市人先天就有些畏惧心理。她哆嗦了半天,似乎是在为难该怎么开口。好不容易嗫嚅出一句话来,声音都是颤抖的,赔笑的笑容战战兢兢。

“裴大姐呢?我可没那么老!”下巴三层肉不满地呜咽起来。

“哎呦,这都什么世道呀,还不让别人说了怎么了?”下巴三层肉的泼妇气势瞬间显形,“嘴巴长我身上,我难道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了?”

“大家都是邻居,都体谅体谅吧,我儿子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现在在睡觉,昨天工作太累了,我想让他多睡一会儿。”

“邻居?谁跟你们是邻居了?”

“记得告诉你家那个好儿

子,以后少臭显摆他那几个钱!

上礼拜我家那口子在楼下小饭店喝酒喝多了点又关他什么事了?

“他凭什么非要横加插一手,你叫我们家的面子往哪搁?”

烫发卷子骤然发起飙来。我有些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裴哲大约是好心办了坏事,无意中伤及到了别人家的面子问题。只不过,会在小饭店里喝二锅头喝到当场发酒疯。我实在不认为这家人还有什么面子可言。

“噗通”一声,随即女人们像是被吓到一样,叫嚷声戛然而止。

我也吃了一惊,悄悄走近些偷看,发现裴妈妈竟然跪在了地上。

“少来这一套……”烫发卷子约莫是没想到这岁数的老太太会做出此般行径,嘴上还是不饶人。

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不知道老太太的膝下会有什么,但我确定男子的母亲,一定跪得更重,更痛,更让人心酸。我终于按捺不住从门洞里走了出去,一把将裴妈妈从地上扶了起来。

“拜观音呢不该是冲着南面的,因为南无观世音菩萨嘛。”我当背后的三个女人不存在,微笑着跟裴妈妈说道,

“裴哲的画受到了美术院画家们的好评,我正在联系场地准备帮他开画展呢。”

我倒也不是信口开河,我的确准备把裴哲的作品推荐给我认识的一些在艺术鉴赏类杂志工作的同行。我对裴哲的才华,很有信心。

将裴妈妈送回屋,我当做没看见她羞愧而感激的目光,接着继续无视那三个女人的存在,在她们瞠目结舌的表情中,轻快地从楼梯走上六楼去。

“裴大姐的要求

“正经一点。正经一点!”神情,她随时可能会翻脸。

“就当提前满足你生日那天的愿望好了——说吧,要我答应你什么?”我渐渐觉得戏弄她是件蛮有趣的事情。

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舒畅地呼出来,睁大眼睛看着我:“陪我看海吧!”

[上期回顾]

尚蒂告诉我,裴哲曾经到日本留学念美术,回国后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过得艰苦,但不知为何后来跟母亲的关系就变了。后来裴哲找到了工作,但不知道他做什么。而我在同学聚会时,意外得知尚蒂从事的是法医工作。

看见有人站在我家门口。

“你在做什么?”我好笑地看她几乎整个人要扑到门板上,小心地听我家里的动静,觉得还是出声打断她一下比较好,免得纵容她发展下去,会演变成夸张的窃听。

她毕竟是个警务人员,知法犯法的话会让我这种普通市民对司法和执法部门都连带失去信任。

尚蒂反弹式地立刻从我的门前跳开,有些尴尬地理着滑落

在肩上的长发。

“我是想来跟你借点咖啡的。”坦白说她的借口很暗。就算是借黄酒借酱油都勉强能忍,哪有人会在一大早的时候跑到邻居门前说是要借咖啡的?

“那就只能说声抱歉了。”我轻笑着看她穿着宽松的T恤,为她竟然舍得放弃粉红睡衣而感到惊讶,“一来是我很少喝咖啡所以家里没有储备过咖啡,二来我担心借给你咖啡之后,下次你会直接还给我咖啡豆。”

“哦……”她有点失落落地把门让开,好让我能够拿钥匙开锁。

“还有什么事吗?”我问。

她抿起嘴犹豫了一下,便抬头盯着我,分外坚定地问:“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

“通常只有在两个日子里,我会答应女生的任何请求。”

“哪两个?”她问。

“她的生日,以及,她的忌日。”

“正经一点。正经一点!”看

神情,她随时可能会翻脸。

“就当提前满足你生日那天的愿望好了——说吧,要我答应你什么?”我渐渐觉得戏弄她是件蛮有趣的事情。

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舒畅地呼出来,睁大眼睛看着我:“陪我看海吧!”